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罗斯)普希金著;力冈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800-3

I. ①上… II. ①普… ②力…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083 号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企和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责任编辑:李珊珊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丁威静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25 字数 78,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00-3/I·4627 定价:22.00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择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二章 领路人	9
第三章 要塞	18
第四章 决斗	24
第五章 爱情	33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40
第七章 进攻	49
第八章 不速之客	55
第九章 离别	63
第十章 围城	68
第十一章 动乱的小镇	75
第十二章 孤女	85
第十三章 被捕	92
第十四章 审讯	99
附录：删去的一章	109
导 读	120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要是进近卫军，明天就是上尉。”

“那不应该；要让他到行伍中当兵。”

“说得好！就让他受点儿折腾……”

.....

不过，他的父亲是什么人？”

——克尼亚什宁^①

我父亲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在米宁赫伯爵麾下服役，17**年以中校衔退伍。从那时起，他就自己的辛比尔村住下来，在那里娶了当地一个穷贵族的女儿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尤某为妻。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有九个。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承蒙我家近亲近卫军少校B公爵的关照，被编入谢苗诺夫团，成为一名中士。万一不幸母亲生下一个女儿，那父亲只要有有关的部门去说明一下这个不曾出现的中士已死，也就行了。我算是休假，直到学业期满。那时候我们受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父母就把我交给了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喝酒，就让他照管我。在他的照管下，我十二岁学会读书识字，并且能准确地判断狗的特性。就在这时候，父亲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鲍普勒先生，他是跟我们从莫斯

^① 克尼亚什宁（1742—1791），俄国戏剧家。上文引自他的喜剧《牛皮大王》。

科订购的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道来的。他一来，萨维里奇很不高兴。“感谢上帝，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照应得好好的了，”他嘀咕说，“干吗乱花钱雇一个外国佬，好像自家人都不行了！”

鲍普勒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然后就到俄国来当教师^①，虽然他还不怎么明白当教师是怎样一回事儿。他是一个大好人，但是却非常轻浮放荡。他的最大毛病是迷恋女色；常常因为多情被人家赶走，因此整日价唉声叹气。此外，他也（照他的说法）不和酒瓶作对，也就是（照俄国人的说法）喜欢多喝几杯。但是因为在我家午餐时才上葡萄酒，而且每人只给一小杯，斟酒时还常常把教师漏掉，这样一来，我那位鲍普勒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果子酒，甚至认为这比他们法国的葡萄酒好，对于胃更是好得不得了。我们很快就要好起来。虽然按照合同他应该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部门功课，可是他觉得还不如匆匆跟我胡乱学几句俄语，然后就各干各的事情。我们过得亲亲热热的。我再不希望有别的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散了，是因为这样一回事儿：

麻脸的胖洗衣女仆帕拉什卡和独眼的挤奶女仆阿库利卡有一天约好了同时跪倒在我母亲面前，一面责怪自己经不住诱惑，一面哭诉法国先生利用她们年轻无知勾引她们。母亲很看重这事儿，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查处。他当即吩咐把法国流氓叫来。仆人报告说，法国先生在给我上课。父亲就朝我房里走来。这时鲍普勒正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正在忙活着。应当交待一件事：家人从莫斯科给我买来了一张地图。地图挂在墙上，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地图纸又大又好，我早就看中了。我打定主意用这地图做个风筝，就趁鲍普勒睡觉的机会动手了。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韧皮尾巴往好望角上安。父亲一看到我做的地理功课，揪了揪我的耳朵，然后就朝鲍普勒奔去，很不客气地把他叫醒，劈

^① 原文为法文。

头盖脸地大骂一通。鲍普勒慌乱中就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这个倒霉的法国人醉得跟死人一样了。这点那点，归结为一点。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这使萨维里奇说不出地高兴。我受的教育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放放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做做游戏。就这样我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秋季里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蜜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前阅读他年年都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总是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从来不是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起来，就要大动肝火。母亲对他的秉性和习气了解得十分透彻，总是尽可能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远远的，所以父亲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这本《皇家年鉴》。可是，他一旦找到了，就会一连几个钟头不放手。这一天，他就是在读《皇家年鉴》，不时地耸耸肩膀，还小声嘟哝着：“陆军中将哩！……当年他在我的连里还是一名中士呢！……还得了两颗俄罗斯勋章哩！……这才有多久呀……”终于父亲把年鉴扔到沙发上，沉思起来，这样的沉思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身问母亲：“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彼得这孩子几岁啦？”

“哦，虚岁十七了，”母亲回答说，“彼得这孩子是在娜斯塔霞·盖拉西莫芙娜姑姑瞎了一只眼那年生的，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的话说，“该让他去当兵了。不能让他天天在丫头们房里钻来钻去，天天爬鸽子笼了。”

母亲一想到我很快就要离开她，吓愣了，她手里的勺子掉到锅里，眼泪扑簌簌从脸上往下流。我却相反，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我想到当兵服役，立刻联想到的是自由自在，是彼得堡生活的快乐。我想像自己成了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心目中，这是人类幸福的顶峰。

父亲既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着不办。我出门的日子一下

子就定下来。在我动身的前一天，父亲说要写一封信让我带给未来的长官，吩咐仆人把笔和纸拿来。

“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你别忘了，也替我向B公爵问候，就说我希望他多多关照我家彼得。”

“你胡扯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说，“我干吗要给B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要写信给彼得的长官吗？”

“是啊，那又怎么样？”

“彼得的长官就是B公爵嘛。彼得本来就是登记在谢苗诺夫团里的呀。”

“登记是登记！我才不管他登记不登记哩！我家彼得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只能学会挥霍和浪荡。休想！还是让他到行伍里去干干，吃点苦，闻闻火药味，去当当兵，而不是当二流子。在近卫军里登记过呢！他的证件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

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小褂一起放在她的小匣子里，母亲找出来，用打颤的手递给父亲。父亲仔细看了看，放到面前的桌上，就写起信来。

我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心里七上八下：要是不让我去彼得堡，又让我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爸爸那支移动得相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了，把信和证件装到一个信封里，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把这封信带给安得列·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你到奥伦堡去，就在他麾下当兵。”

就这样，我的一切憧憬全成了泡影！不是要到彼得堡去过快活日子，而是要到荒凉而遥远的地方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一分钟之前我还欢天喜地地想像着的服役，一下子成了无法忍受的灾难。但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第二天早晨，一辆带篷的旅行马车来到台阶前；仆人的箱子和带茶具的食品箱子装上去，又装上一包包的白面包和馅饼，这

是家里人溺爱的最后标志。父母亲给我祝了福。父亲对我说：“再见吧，彼得。你向谁宣誓，就竭诚为谁效力；要服从长官；不要逢迎讨好；遇事不强求，也不推诿；要记住一句老话：爱惜衣裳须趁新，爱惜名声须趁小。”母亲含着泪水一再叮嘱我爱护自己的身体，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应孩子。母亲给我穿上兔皮袄，外面又穿上狐皮大衣。我流着眼泪和萨维里奇一起上了马车，就动身了。

我们当天夜里就来到辛比尔斯克，要在这里停留一昼夜，买一些必需的东西，这也是父亲向萨维里奇交代过的。我在一家旅店住下来。萨维里奇一早就出去买东西。从窗口看那条肮脏的小胡同看腻了，我就到各个房间里去走走。走进弹子房，我看到一位高高的先生，三十五岁光景，长长的黑胡子，穿着晨衣，手拿球杆，嘴里叼着烟斗。他在和记分员打台球，记分员赢了可以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得从球台下面爬过去。我看他们玩起来。越玩下去，记分员爬的次数越多，直到最后他在球台下面爬不动了才罢休。那位先生像致悼词似的说了几句挖苦话，就邀我和他一起打。我因为不会打，就谢绝了。看样子，他觉得这很奇怪。他看了看我，似乎流露出很可惜的意味；不过我们就聊了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住在这家旅店里。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像在军营里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我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就坐下来吃饭。祖林喝得很多，也劝我多喝，说是应该习惯军队生活。他给我讲了一些军队里的笑话，使我差点儿笑破肚皮。当我们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成为好朋友了。这时他主动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在我们当兵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比如，你随军来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儿好干呢？要知道，并不是天天有犹太佬可打。只能到旅店里去打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听信了这话，就很带劲儿地学了起来。祖林大声给我打气，对于我的飞快进步一再表示赞赏，而且在学着打了几局之后，他就提议和我赌钱，每次赌一个戈比，不是为了输赢，

而是为了不空打，据他说，空打是最坏的习惯。我也同意了这一点。于是祖林就吩咐把潘趣酒拿来，劝我尝尝，并且一再地说，我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不喝潘趣酒，算什么军人！我也听从了他这话。同时我们一直在打着台球。我喝酒越多，胆子越大。我的球老是飞出界外；我发火，骂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记分的，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没有了管束的孩子。而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祖林看了看表，把球杆放下，就对我声明说，我输了一百卢布。这使我有些发慌。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手里。我表示歉意。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了吧！不过也不用着急。我倒是可以等一等，现在咱们就到阿林努什卡那儿去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天下午我像上午一样过得无拘无束。我们在阿林努什卡那儿吃的晚饭。祖林不住地给我斟酒，一再地说，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吃完了饭，我两腿站都站不住了；半夜里，祖林用车把我送回旅店。

萨维里奇在大门口迎住我们。他一看到我这种热心军务的明显特征，就啊呀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用抱怨的语气说，“你这是在哪儿喝醉的？我的天呀！从来还没有过这种造孽的事呢！”“住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说，“大概是你自己喝醉了，睡觉去吧……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头很疼，模模糊糊回想起昨天的事情。萨维里奇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彼得·安得列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你现在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太早了。你像谁呀？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更不用说了：她除了克瓦斯，什么也不喝。这一切都怪谁？就怪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动不动就跑去找安季皮耶芙娜：‘太太，热乌普里，伏特加。’这就是你热乌普里！不用说，就是那个狗崽子教唆的好事。偏偏要雇一个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好像自己府上的人都不顶用了！”

我很不好意思，就扭过脸去，并且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要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数落起来，就很难叫他停住。“你瞧，彼得·安得列伊奇，喝酒有什么好处。又头疼，又倒胃口。人一喝上酒，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你就喝点儿掺蜂蜜的腌黄瓜汁儿吧，不过最好还是喝半杯露酒解解酒。好不好？”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的便条。我打开便条，看到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彼得·安得列伊奇，请将昨天你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给我的小厮带回。我急需用钱。

随时听候吩咐的

伊凡·祖林

没有办法。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对萨维里奇，因为他又照管我的钱财、衣物，又照管我的种种事务^①，吩咐他拿出一百卢布交给这小厮。“怎么啦！为什么呀？”萨维里奇吃惊地问道。“是我欠他的，”我尽可能冷淡地回答说。“你欠他的！”越发吃惊的萨维里奇顶撞说：“少爷，你什么时候借过他的债？这事儿有点不对头。你想怎样就怎样好啦，少爷，钱我可是不会给。”

我心想，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拗不过这个倔老头子，那以后我就休想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高傲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高兴输。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十分吃惊，举起两手一拍，就站在那儿愣住了。“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我怒喝道。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

^① 引自冯维辛的诗《给我的仆人舒米洛夫、凡尔和彼特鲁沙的信》。

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用打哆嗦的声音说，“不要让我伤心吧。我的好少爷呀！你就听我老头子的话：给那个强盗写个字条，就说你是闹着玩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闲钱。一百卢布呢！我的上帝呀！就说父母从来不准你赌博，除非赌赌核桃……”“别胡说了，”我厉声打断他的话说，“把钱拿来，不然我掐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带着十分痛心的神气看了我一眼，就去拿钱给我还债。我很替这可怜的老头子难过；但我想摆脱他的管束，证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欠祖林的钱付清了。萨维里奇赶紧带我离开这家倒霉的旅店。他走来告诉我，车马已经备好。我就带着良心有愧和无言的悔恨心情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向我那位老师告别，也不想今后什么时候再和他见面。

第二章 领路人

异乡呀，异乡，
可爱的地方！
不是我自己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送我来的：
是少年的胆量和朝气，
是酒店里的美酒，
将我带到遥远的异地。

——古歌

我一路上左思右想，很不愉快。我输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说，是不小的数目。我在心里不能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很难过。老头子闷闷不乐地坐在驭座上，背对着我，默默无语，只是偶尔干咳一两声。我很想同他和好，但不知从何说起。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算了，咱们和好吧，怪我不好；我看出来，是我不好。我昨天很不像话，不应该让你生气。我今后为人做事一定要通情理，一定要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了；咱们和好吧。”

“唉，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深深地叹着气回答说，“我生气是气我自己；都怪我不好。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旅店里呀！这算什么？是我一时鬼迷心窍，要去看教堂执事的老婆，见见这位女教亲。结果就像常言说的：去看女教亲，就把监牢蹲。大祸，真是大

祸！……我怎么有脸回去见老爷和夫人呀？他们要是听说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会怎么说呢？”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发誓，今后不经他同意决不乱花一个戈比。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尽管偶尔地还摇着头嘟哝两句：“一百卢布呀！还得了吗？”

我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周围是辽阔的荒原，沟壑纵横，山峦交错。到处是冰雪。太阳就要落山了。我的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确切地说，是顺着庄稼人的雪橇留下的印子前进着。突然车夫朝一边注视起来，末了，摘下帽子，转过头来，对我说：

“少爷，你看，咱们是不是转回去？”

“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地上的雪都刮起来了。”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

“你看那儿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了指东方。

“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白茫茫的原野和晴朗的天空。”

“你看，你看，那儿有一小片云。”

我看到天边真的有一小片白云，乍一看我还以为那是远处的山峦。车夫对我解释说，那片白云预示暴风雪要来了。

我听说过这地方的暴风雪，知道暴风雪能够把一队队的大车埋掉。萨维里奇赞同车夫的意见，主张转回去。但我觉得这风不大；我希望在暴风雪到来之前赶到下一站，就吩咐把车赶快些。

车夫赶着车飞奔起来；但还是一直注视着东方。几匹马跑得很欢。这时候风越刮越大了。那片白云变成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沉甸甸地往上升，越来越大，渐渐把天空遮住。下起了小雪，一会儿就落起鹅毛大雪。风怒吼起来；暴风雪来了。霎时间黑沉沉的天空便和白茫茫的雪海混成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少爷，”车夫叫起来，“糟了：暴风雪来了！”